



★

★

★

★

北

斗

当

空

部

★

5-11-16/07

张品成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北 斗 当 空

张品成 著

谢 颖 图

袁银昌 装帧

---

责任编辑 彭 懿 美术编辑 侯强华  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火正宇

---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  | 开本 850×1168 1/32   |
|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| 印张 11 插页 7         |
| 邮政编码 200052   | 字数 218,000         |
|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    |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  |
| 上海联合科教文编译所排版  |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    | 印数 1-4,050         |

---

ISBN7-5324-3700-0/I·1591(儿) 定价:22.00 元

# 第一章



排客阿七在当地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汉子，初秋的时候他回到亚口。排客阿七的那只肚子很大，到打霜时候还那么裸着，满满当当装着酒肉，还有各地的奇闻轶事。

排客阿七将排拴了，一块铜钱大的疤在他的额角放亮。码头那围了好多人，排客阿七身边围了好多人。

“晓得不？南丰到白舍上百里一片地方官兵蚁动。”排客阿七说。

“你亲眼见？！”有人说。

排客阿七说：“枪炮响了七天七夜，烟焰腾天，我们困在望岗泊出不来，盱江里流下的水红红一片……”

“啧啧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官兵由一个叫陈诚的将军统领，老蒋坐阵南昌督战……你以为呀？他发了多少兵马只老天晓得！反正铺天盖地像蝗虫那么地来……”

少谍队的几个伢也坐在废石堤上听排客阿七讲山外的事情。他们和大家一样很喜欢听排客阿七讲外面的新鲜事情，每回阿七他们的排一拢岸，他们也挤在人堆里。但今天他们听着不对味。他们听到阿七扯起红军的事情，起始并不在意，以为他那张嘴没事找事捕风捉影胡咧咧



说出来扯人兴致，后来听听不对劲，一些事不是排客阿七随便能瞎编编弄出来的。

排客阿七说：“红军由林彪、彭德怀带了，和国军作生死战，在盱江岸边拉锯，南丰城你来我去的几度得手又易手，人死跟倒禾样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官兵在碉堡上架了机关炮，炮子连了就像数丈长的爆竹，一搂火倒一片，人死跟倒禾样……才几天下来，红军死伤上万……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风水要转了，这年头……”

那边万邦就按捺不住，他跳了起来。“咄！”他狠声狠气地说，“胡说！阿七你嘴里嚼屎你胡说！”

排客阿七说：“你个伢，你看就是，就像春里的雷暴，黑云压阵，说来人家就来了……”

万邦说：“探子，AB团，你狗东西搞破坏！”

排客阿七笑笑，说：“你看你这伢，你懂什么？我要是扯谎天劈雷轰……你这毛头伢，话出口没个轻重。扯开裤头看看，没指头大东西你口气倒不一般哩……”

万邦蹿跳起来，被月照、超清死死扯住。

月照说：“你不是老七的对手。”

有烫烫的火和一种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在万邦周身缭绕，那边，人群“嗬”一下散去。万邦说：“找金参谋去，我们找金参谋说去，我们去问金参谋。”

后来，他们找到金参谋，他们把排客阿七的话跟参谋说了，他们看参谋教官脸色，金参谋不说话，脸色像冬日里久阴不晴的天。

他们相信阿七那些话是真的。

万邦说：“娘东西！来，来就是，老子正愁拣不上仗打，来了正好。”

超清说：“咱们队伍这么厉害，白狗子真就能攻进来？”

月照不说话，月照从金参谋脸上看出很多东西，他知道事情不会像万邦或超清想的那么简单。他是少谍队一队之长，当然比大家想得更多些。他隐隐感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要发生。

那些事不会那么简单，那些事……他想。

从那天起，月照耳边常有轰轰的声音，像枪炮声又像雷声，他以为是幻觉，但常常觉得那么真切。有一只手在他心里揪了一把又揪一把……

那些天，他发现师部进出的人比先前频繁，他不知道师长和参谋们正商议一桩重要的事情，他不知道那桩事会弄出许多的故事来，他更不知道那桩事会影响自己和少谍队那帮伢很长的一段日子……



超清脸贴了凉凉的篾枕侧脸朝斜向里望去，眼睛像两颗溜圆的杏仁玛瑙镶嵌于一张白净脸上。那时候古祠



的飞檐正挑着一方明净亮爽的天，正是北斗初现的时候，几颗星子在淡淡的薄云里跳，超清看见那勺形排列的几颗星子在薄云里晃晃地跳，他看出无限趣味，禁不住就嚷了起来：“嘿！星子跳舞。嘿！它们跳舞。”

这叫声在寂静的夜里异常脆亮，让几个伢全扎实地吓了一跳。

万邦说：“你遇鬼了，张张皇皇地叫，那是星子跳舞吗？”

超清说：“你看，是星子在跳呢！”

允中说：“你是夜里吃红烧狗肉撑的，热火蹿心让眼迷离混浊得不行，看东西全走了样样！”

超清嘟起了嘴，说：“我看着星子在跳，反正我看到星子在跳，它们在跳……”

允中说：“跳你娘个头，那是星子跳吗？那是云在走呢，你看真了，那是云在走呢……”

又硬在仔仔细细地看，看见那天上果然薄云滑飘像一本奇怪的书那么被人轻轻翻着，又像是一层古古怪怪的水面微风乍起，抖一方白白薄绸，有一些透亮的小小蝌蚪在白绸中拱拥。

超清在昏暗中跳了起来：“你骂人，你骂我娘，你敢骂我娘！”

允中说：“你娘在哪，你又没个娘。你跟我一路货，咱生来就没个娘……”

超清杏仁玛瑙眼儿立现怒火，他跳了起来，但看见允中那蛮横表情又立马蔫软。

超清想：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才不跟野蛮家伙一般



见识!

月照起身走近前来,月照将很粗壮的一只臂膀伸过来:“你们撑的,没事招惹事情,高营长金参谋他们正愁烦得不行,你们还要给他们招惹事儿吗?”

四下里立刻没了声,恢复了先前那么一种静谧,几个伢踮了脚往东厢房那向望,看见雕花木窗透出忽明忽暗的光亮。那松明火的亮光将木雕窗花弄作一种墨影晃晃地映在墙上,有如一幅图画,其味无穷。

近来发生的一些事连少谍队细伢们也感到不妙。师部头头脑脑的人物神情全不那么舒展,就连平常笑话最多的金参谋嘴上似缝了线,金参谋腆起的肚子简直就是一个满盛笑料的布袋袋,平常时候抖抖就能抖出许多让人开心的好东西。但这些日子不行,大人们脸都绷得老紧,匆匆地手忙脚乱地在师部进进出出。

又硬说:“什么事……我看不对劲,一定有个什么事!”

万邦说:“就是!”

允中说:“也是怪,天气也阴阴的不舒展,晴不晴雨不雨已经好些个日子……”

超清早平静下来,坐在昏暗之中,手里捏一根软金似的稻草那么一下一下扯着,听得大家议论那话题,也嘟哝了一句。他说:“能有什么?大惊小怪。”

允中说:“你懂个狗屁!”他把手里正玩着的一个破洋铁玩艺儿朝天井那边抛过去,就听得丁零当啷的一串响在祠堂里跳,那边厨子阿八就蹿出来了,声音很虎,嚷道:“都是些教养不正的雀雀,屁事不懂,都什么时候了还闹



腾成这样?长官们焦心得不行,你们却过年似的开心。”

厨子阿八有根尺多长的铜头烟具,是土豪金归守不离身的宠物。那年打土豪分金归守家浮财,财主金归守家金银细软阿八全不放在眼角里,独就看中了金归守的这根烟具。“我阿八啥也不要了,我就要这家什。”他说。果然就拿了那烟具,也从此宠得像宝贝。又硬走过去,小心地捏了那黄铮铮的铜头,那是一个龟头的造型。又硬往那窝斗里一下一下塞烟丝,烟是当地烤烟,是出名的一种货色,黑黄油亮呈古铜颜色,据说抽起来劲足味厚属于老烟客们的喜好。

又硬往那窝斗里塞烟,塞满了接过阿八指缝间纸媒子,凑到嘴边呼一下吹燃了,那火光映了他的脸,他涎着脸儿那么笑着。“伯!阿八伯!”又硬叫得很甜,“伯,你常在金参谋身边进出,你该知道是个什么形势……”

厨子阿八绷了厚厚嘴皮猛劲抽烟,白白的浓烟成长而粗的两根烟柱从鼻洞洞里扯出。黑暗里一群伢伸长了脖颈,脑壳在昏暗里一动不动。

阿八伯说:“那当然是有情况的啰……”才说了半句,却打住。

允中嚷:“阿八伯,你不必卖关子的,你把消息透几分给我们,有好处大家不会忘了伯的。”

“就是,就是……”那些脑壳就往这边挤来。

阿八说:“尽了我手艺做那许多好吃东西他们吃不下,这事从来没有,师长那胃口谁个不知?偏他也那样,你们说情形能好吗?”

“就是,就是!”

“我看也出不了几日就有分晓的,别看你们眼下闲着,保不定什么时候要紧脱你们骨头……”

厨子阿八的话很快应验,近午夜时分,祠堂里就骤然响起集合哨音。那时候伢们正睡得香甜,听哨声响得急,立刻蹿起……

混沌的月这一刻是清明了一些。老樟树下一排伢齐溜溜站在那,面色含糊。金参谋很抖擞的一副模样,却压低了嗓门布置一桩紧急任务,任务是要少谍队去山里某处埋藏一些东西,东西用背篓装了,一排磨墩似的蹲趴在祠堂墙角。上头有命令不让点灯,因此任务必须摸黑完成。少谍队那些细伢臂膀上就都系了条白布片,以便黑灯瞎火中不要走失了。金参谋将任务大致作了个交代,立刻就明白地弄出一个坚定手势,十几个伢争先地过去将背篓背在背上。超清掂了掂,觉得背篓沉甸甸的。“什么东西这么老沉的?”他悄声对身边的承禄说。承禄说:“金参谋有交代不让问的。”说着自己却也抖了抖肩膀,听出了一种很独特的声音:“像是大洋呢。”超清嘀咕说:“你是想钱想出鬼来了,什么大洋!”超清也那么掂了掂,觉得沉沉的像是铁砣砣但决不会是银元。“什么也不会有,怕又是一次独特的测验,背篓里装着石头也是难说的……”

对话声叫前头的金参谋听到了,一声喝,两个伢全噤了声。黑暗中只听得“啪哒啪哒”脚步声。一队细伢由金参谋和那个大胡子姓高的营长带领,从老樟树下出发,绕过沉睡中的村子往深山密林里走。少谍队的细伢都是经



过一些日子训练的，多数伢是山里人出身，因此虽是暗夜，走山攀岭却不是难事，各人都专注于前面那个手臂上的白布条，一队伢走得迅捷。以为很快能到目的地，但却似乎总那么没完没了地行进，直累得个个气喘吁吁，汗小虫似的在脊背处肆意，有几个伢眼见就撑不住了，脚软软的人就落到了后面。

金参谋说：“歇一会吧，就一会！”

月照坐下来，他坐在一块大石上，九月里秋寒已渐渗地心，石面上已有了一层凉意，让汗渍渍的屁股有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。月照望望四周，他极力想分辨出方位，但却辨不出。这功课是学过了的，教官说是看北斗，只要北斗当空，你永远不会走失了方向。但今天月照初次小试居然就没试出个眉目来，他发现队伍曲里八拐地在山里走，似乎是金参谋他们有意安排了这么行进的。

有人挨过来，月照认出是超清。

月照说：“你累吧，一个城里伢也是难为你的了……”

超清说：“你脑壳好用，你说背篓里能是什么？”

月照说：“你管它，是什么就是什么……你管它。”

超清说：“我心里总像是有个什么事放不下，我这人是不是一副没出息样样？我心里总是有个什么放心不下……”

月照说：“你管它！”

但似乎细伢人家总是有一种难耐的好奇心无法压抑，起先月照也觉事情蹊跷，一路上就有一只小兔在怀里蹦跹，现在经超清这么一说立刻小兔又蹿跳了起来。月





照用手往背篓里探去，触摸中感觉那是一摊杂乱古董，他心里有点犯疑，弄不清上头深更半夜要将这些宝贝东西往哪地方送，何况又是走往深山密林荒野之地。

月照说：“你管它！”

超清说：“你听见什么了吗？”超清在黑暗中侧着耳朵。

月照说：“什么？”

超清说：“我听到有雷响……我真的听到有打雷声……”

月照说：“都早是入秋的日子，哪来的雷？”

超清说：“你听就是，你仔细了听，你听……”

其实月照早就听到山那边时忽泛起的那种隆响，那响声果然如同沉闷的滚雷。

月照说：“是怪！”

超清在黑暗中拈了草梗枯枝什么的，一点一点那么掰：“我心里总是有个事放不下，我这人就是没出息……”

月照说：“你管它！”

虽这么说，但再出发时月照就存了一份心思了。

又走了近三炷香功夫，金参谋叫大家停住，说：就是这地方了。月照将背上重物卸下，感觉脊背地方火烧火燎的痛，却顾及不了这许多，抬头细观周边景物，看不出更多眉目来，再看那轮月儿，恰是正满的当儿，后半夜的云似乎也安分许多，那月在很大的一片云的缝隙里出现，不偏不倚正嵌在两山之间。月照细细看去，那左边的尖峰像岔出的一个凸地，如一颗巨齿那么竖在天地之间，月照模糊间觉得身后是有一道陡峭的崖壁。月照自小就跟



了父亲在这一带山里打猎,按说对这一带是再熟悉不过,可夜色碍眼,任月照极尽努力却也分辨不出。金参谋命令大家将东西集中。

金参谋将那些个火把点燃,顿时谷地里通明一片,细伢们才看见原来他们面前是有一石洞的,洞被草木掩映,若不是高营长特意将洞口拨开,那洞子显然是不易被发现的。

高营长说:“又硬,你过来。”

又硬瘦瘦小小的身子挤了过去。

高营长说:“你钻进去!”

又硬迟疑了,他说:“钻进去吗?”

金参谋说:“就是,你钻进去。”

又硬游鱼似的摆动身子,果然就钻进了那洞子。高营长金参谋指挥了一群伢崽将背篓里那些东西弄进洞,到忙乎完毕,天已近拂晓,天欲亮不亮的当儿是最漆黑的时候。又硬从洞子里钻出,他气喘吁吁,脸上泥糊邈邈,有汗从他的额间淌下,在那张瘦小脸上淌成一条条泥虫,火光映照中又硬的眼光放亮。

有人在小声和又硬嘀咕:“就那么大一个洞眼,里面真就能塞进那许多东西?”

又硬说:“老天爷!你以为就那么大的一个洞洞吗?那是个弥勒的肚肚,一个天都能装得下。”

那人说:“真有那么大吗?”

又硬“嗤”地笑了:“不那么大,那许多东西我吞吃了吗?”

他们说话的时候,高营长搬来块大石封堵了那洞口,



那石头不大不小天衣无缝地将那洞口堵了个痕迹不露。

金参谋说：“很好，大家回吧，今天叫厨子阿八做红烧肉给大家喂馋虫。”

回到亚口村的时候，天是亮了，怎么的月照也感到蹊跷，回去的路似乎近了许多，怎么三两下就到了村子里？

那时候，很多人都听到那种滚雷似的声音……



月照朝祠堂走去，祠堂现在空荡荡的。只有厨子阿八在那剁菜，下刀很重，弄得祠堂回荡一种“空空”的响声，经久不绝。

月照到少谍队女学员那屋，木板床上，南秀的影儿也不曾见，他喊了几声，不见有人应，满祠堂寻。寻到厨子阿八那儿，厨子阿八说：“才看见了她的，不会不在。”月照说：“祠堂里确实没影。”厨子阿八说：“你们少谍队没个安分的，总又是疯到什么地方玩去了，现在正好没人管束，还不是无头苍蝇般疯张吗？”月照说：“不会的，她今天身体不舒服。”厨子阿八一拍脑门说：“也是，我怎么把这档子事给忘了呢？给这妹子弄了碗米粉，两餐下来一筷子也没动过。你快去找找看，不要让热气冲得昏头昏脑走失不见了……”

月照四处找，终于还是在溪潭石岸边找到南秀，南秀原来是偷出来给大家洗衣，一大堆脏衣服塞满了两只木桶。

月照看见南秀，当时就“啊呀”了一声：“你病了，你不是病了的吗？”

南秀笑了一下，那妹子天生了一张笑脸，一咧嘴两个酒窝深不深浅不浅的那么诱人。她笑了一下，随之抬手捋了一下头发，扬手间带一串水珠，成一个弧线洒在水面，水底先有几条半透明的小鱼，贴潭底在石缝间梭游，山里的鱼长年生长在崖洞里不见日光，生成这种透明模样，不细看不知水底会有鱼类，细看时只看见一曲黑黑线肠两颗小小眼珠，神奇的一种精灵怪物。那水珠惊动了游鱼，倏一下不见了踪影。

南秀说：“什么病？无非头痛脑热的……是闲出来的毛病。”

月照是知道这个倔脾气妹子的，少谍队三十几个红小鬼里，妹子家只有三个，三个妹子里数南秀年纪最小却最倔，任什么事全不服输。

月照说：“你看你，你那倔劲又上来了。”月照说这话时像个大哥哥。

南秀说：“你要管，该管管那帮男伢，衣衫穿了十天八天的不换，一换了呢就如同剃头师傅的刮刀布，又堆在那长久不洗，沤得都起气味了……你是队长，你该管管……”

月照没再说什么，他蹲下来开始和南秀一道洗衣服，正忙乱间，听得身后有人说话。